

我的老母亲明年100岁了。

最近她老人家大病一场。幸运的是,居然死里逃生,还重返老人院,几可说创造了一个奇迹。

那是本月9日,母亲突遭病魔袭击,肺部严重感染近至衰竭,还发高烧超过39℃。可怜她已这把年纪,又是在反反复复的疫情之中,获此消息的人们都无奈摇头,对我母亲能否闯过这一难关,皆不抱多大希望。其实,我亦作好了两种精神准备,虽然总是难以相信,我的妈妈会就此走上那条不归之路。谁能想到,奇迹竟然发生了。

先是老人院及时发现并迅速组织抢救。他们叫到了救护车(须知救护车也真不是好叫的),让我陪同去我家附近一家大医院,经医院急诊、病房大夫们和医护人员的精准、有效的诊治,两天后我母亲的病情便来了个大逆转,且之后病况一天比一天令人乐观。从医生嘴里不断听到“人挺精神”的字眼。终于在三周之后,她老人家竟以一个战胜病魔斗士的姿态,从从容容由我护送回了老人院。

这一幕就此有惊无险地落下了。本可打个句号,然我却有所不舍。不错,我妈妈只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是

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细细想来,她还真有点与众不同之处,值得和“杯友”们一起分享。

人都以为天下的母亲自己这一位最美丽,此乃人之常情。然我的母亲真是个美丽的女子(可惜“文革”中妈妈的结婚照不知去向,她年轻时的模样也

我的漂亮妈妈

童自荣

只能凭想象了)。她的美集中在她的五官。首先是眼睛好看,让她绝对上照。其次是鼻梁高挺(回族女子大概多半有这个特点)。还有就是母亲有一口洁白的牙齿,不仅整齐,形状亦好,大小又适中,这一点当时相亲时,男方家十分讲究。母亲是个开朗的人,说说笑笑无所顾忌。一大笑,便露出她美丽的牙,而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下意识地抬手背挡一挡。

母亲的容颜在我看来堪比一流影星,却无意进入这个领域。我说:我的音色有你大半功劳。后来公映《佐罗》,邻人又笑称她是“佐罗”妈。还有这样那样官方及民间的表彰……面对这一切,她当然是开心的,但也只是笑笑而已,日子依然是踏踏实实度过。

我这个大儿子,1944



年初却让母亲吃足了苦头——难产,我就是不肯出来(难道那会儿就喜欢躲在幕后?),这可让来亭子间接生的大夫大伤脑筋。最后只好冒险动用钳子,硬生生把浸在血泊中的我钳出来,弄得我至今头上还留有伤疤,但总算两条命都保住了。

母亲家教中报恩思想浓重得很,深深地影响着她,尤其是报国家之恩、人民之恩。我母亲、父亲两家都是抗战时被迫逃难到上海的,这惨痛历史刻骨铭心记在母亲心里。因此就可理解,我母亲对新社会的爱,对共产党的爱。新旧社会,母亲有一个很朴素的对比。她嘴上不说,行动上是从自己做起。想当初,她纯粹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她充满热情地为自己寻找机会,逮着个培训班就进去学习,掌握了不少技能。等到我们三个孩子都能自理了,她就托付给乡下来的阿姨,自己去闯荡,七上八下的居然找到了自己最能发挥自己能力学识的工作——在钢铁厂车间里给工人同志们扫盲。哇,这是一幅对比多么强烈又温暖的画面:一群闹腾、五大三粗的炼钢工人们,这个时候都乖得如同羔羊,而被他们团团围着的正是这位年轻貌美的扫盲女教师。那时的母亲,站立着,正神采飞扬地发挥她的口才和极高模仿力的口语。这些心地纯朴的工人,我母亲若受什么委屈,他们会为她去拼命,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响亮地亲亲热热地称呼她马老师,这师字还拉长了说,那实在是最好听的音乐。这一幕又一幕,在我母亲的记忆中永远是光辉而引以为傲的!

以上说的这些对于我们的是切切实实的来自母亲的身教。而她时时叮嘱我们的口头禅是一句话:你不要影响工作。尤其在我

处暑,第十四个节气,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chǔ),《说文解字》解释:“止也”。有人解释为“出”,是不准确的,虽然读音近似。暑,热的意思,尤其是湿热。《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暑气至此而止矣。”形象一点说,就是老天爷这个工程师把热气断供了。“暑”和“寒”相对,是气温的两极。一年四季的温度,说到底都是二者配比的不同了,老天爷还是个化学家。《千字文》说“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西晋文学家陆机说“四运循环转,寒暑自相承”,都是讲大自然四季循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每个节气都分三候。处暑第一候,“鹰乃祭鸟”。鹰感受到大自然的肃杀之气,开始大规模地捕捉飞鸟补充能量。鹰在捕杀之后把猎物整整齐齐放在前面,仿佛非要祭祀一番。古人认为鹰是“义禽”,据说鹰不捕杀正在哺育幼鸟的鸟儿。所谓“义”,这是把人类的伦理观投射到大自然身上。鹰处在食物链顶端,不能无差别地捕杀一切,才有源源不断的食物,这是大自然的选择。“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写鹰的诗词都充满了力量。第二候,“天地始肃”,阴气上升,天地开始肃杀起来。宋代大政治家王安

踏上心仪的工作岗位之后,她更是强调这七个字。我当然也很清楚,这工作是人民交下的工作,是党交下的工作,必须要做好的,应当要尽最大的努力。而这样努力的结果,很可能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但代价再大,也终究并无悔意。这里我要说到我可怜的早逝的父亲。

我父亲未到六十,就患上了尿毒方面的重病,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尤其那一回,一早送他去医院,这是惯常的思维,疏忽大意了,没有估计到病情会有突变。母亲只晓得让我放下父亲赶紧走,不要影响故事片厂工作——那回正巧借去为《青春万岁》配音——等到我配完戏回到医院,父亲已进入抢救。而因为没有碰到最合适的人、最合适的药,我进了急诊室不久,

处暑,却道天凉好个秋

韩可胜

石有“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的名篇。王安石很少写词,甚至有人怀疑他善于文和诗,不擅长写词。这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让大家叹服,苏轼叹服“此老乃野狐精也”,意思是他千变万化、无所不能。这首词慷慨悲凉,扭转了词坛纤细香软的词风,为豪放派开启了先声。第三候,“禾乃登”。禾是农作物的统称,“登”是成熟的意思,成语“五谷丰登”是农耕民族最大的祝福。我小时候,父亲给人家写春联,总喜欢用“人寿年丰”“五谷丰登”这些做横批。“十里西畴熟稻香,橙花篱落竹丝长”“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这是范成大写秋收的诗,跟我儿时所在的那个皖西南小山村十分相似。四十年来的,每年秋收的喜悦,一直刻画在我的脑海里。

古人认为,秋天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属“金”,金气肃杀,处暑三候,都跟肃杀联系在一起。古代有一个刑罚制度叫“秋后问斩”,就跟这个有关。古人认为人要顺应自然而不能悖逆自然,春夏是

万物生长的季节,人类也不能杀戮,只能赏罚;秋冬有肃杀之气,所以要把犯人关到秋天之后才处决。因为不是“斩立决”,也给了很多人以申诉乃至翻案的机会。古代科举考试中有一环节叫“乡试”,常常在八月举行,所以叫“秋闱(wei)”——有人说,这也相当于审判。中榜落榜之间是霄壤之别,范进中举,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处暑节气可以用“一出一入”来理解。“一出”是出伏,今年7月16日入伏,8月25日出伏,整整四十天,一天一天这么熬过来了。今年的江南伏天还特别热。“一人”是入秋。对于苦于酷暑的人们来说,立秋节气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精神的寄托,但是“秋老虎”依然咄咄逼人,一点也不让人好受。直到处暑节气,才真正送来了第一份完整的清凉。宋代词人辛弃疾有名句“却道天凉好个秋”,虽然意思是人到中年才知道愁苦,但凉毕竟是让人舒适的、愉悦的:“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蝉声未用催残日,最爱新凉满袖时。”秋高气爽,从处暑才真正开始。如果秋天是大自然的一场华丽的演出,那么处暑才真正揭开了这场大戏的序幕:我们所期盼的、真正的、无比美好的秋天到了。



谎花与谎话

赵宽宏

有位作者在其文章中说:“一朵南瓜花就是一个南瓜。渐渐地,南瓜花都变成了一个个青青的小小的嫩南瓜。”显然,作者不知道,南瓜花是分雌雄公母的,最终只有雌花才有可能结出“青青的小小的嫩南瓜”。因此,在我们老家,人们将不“亲自”结出瓜的雄花,形象地称为“谎花”,即“哄人”的花。其实雄花与绝大多数的雄性一样,另有任务:授粉。说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好像也不对,因为作者说得认真,“我们家院子南墙边种了一排南瓜,南瓜的藤蔓爬满了墙壁”,这就告诉人们,是其亲眼所见“一朵南瓜花就是一个南瓜”的了。

人们将不结瓜的花称为谎花,而在不真实的话也叫作谎话。

我们老家,官恋

明代大画家沈周成名后,很多人向他求画,他从不拒绝。有个太守见到沈周,也说他为自己作幅画,沈周就为他画了一幅《五马行春图》。

古时太守出行,以五马驾车,所以“五马”又为太守的代称。可是这位太守并不知其典故,见到画后很不高兴:“我官居太守,怎么不给我画几个跟班的?这不是轻视人嘛。”并且还毫不客气地将他的这一“官恋”传达给沈周。

沈周听后哭笑不得,并且断定与“官恋”十足的人解释艺术等于对牛弹琴,于是回家重新画了一幅。当太守展视第二幅新画后,不禁咧开嘴笑了:沈周在画作上画了六个跟班送给他。末了沈周还不忘幽默了太守一言:“可惜这幅画短了些,只画得下这几个,不然还可以多画一些。”

这倒是有点像现在给去世的人扎制纸寿人相似,多多益善。

小时候,每当盛夏,我和弄堂里的小伙伴们吃了晚饭,洗了澡,脸上擦着痱子粉,个个像奸臣曹操,然后拿着小板凳,在弄堂口一起乘风凉。正处乳臭未干的年龄,经常会出现各种比拼争斗,于是乘风凉成了比赛场。

比如,比记性。有一次,我们比比谁能说齐从南京路外滩到大光明电影院鳞次栉比的每家商店的名称。由于我经常去南京路逛街,因此说得最齐。我正在“鲜格格”的时候,有个小伙伴不买账,指出我漏掉了张小泉剪刀店隔壁的虹庙,而且他还说张小泉剪刀店本是卖香烛的。原来他以前就住在虹庙附近的弄堂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吃瘪。

有句话叫“人不癫狂枉少年”。我在少年时代爱夸耀自己胆子最大,这大概也算少年癫狂的通病之一。一次我夸下海口,称自己胆大无人可比。想不到小伙伴“硬脚头”(他爱踢足球所以有了这个绰号)说自己胆大天下第一。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只能一决高下了。

当晚我们就到老城隍庙去。城隍庙晚上一片漆黑。在小伙伴们的见证下,我和“硬脚头”先后熟门熟路走进大殿对面香烛店的入口楼梯,拾级而上,在二楼连串十几间的房屋就是偏殿,里面全是阴曹地府的各种雕塑。在我看来,那些阎罗

判官牛头马面都不恐怖,倒是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黑白无常,脸上挂着诡异的笑,才叫人汗毛凛凛……不过,我和“硬脚头”都顺利地走出了五香豆店旁边的出口楼梯——这意味着我们棋逢对手,需要再比。

当时有部热播的老影片《夜半歌声》,是我国恐怖片(现在叫惊悚片)的开山之作。据说,该片于1937年首映时,在静安寺路跑马厅竖起的巨幅广告,就曾吓死一个女

比胆量

潘志豪

孩,所以影院禁止6岁以下儿童观看。我和“硬脚头”商定一起去看《夜半歌声》,谁半途离场为输,应向赢家送上一张电影票。

我们座位相隔不远,既可相互监督,又能不致相互干扰。壮着胆子进场,发现观众都是静默落座,神态凝重,这加重了我们的惴惴不安。在各自找到座位后,我马上拿出准备好的“万金油”搽在太阳穴上,听大人们说,这样可以清凉头脑,安定情绪。当银幕上出现了片名后,我很快就被大导演马徐维邦带入精心营造的恐怖场景:破败的剧场、尘封的旧居、迷蒙的月色、悲凉的秋风、空庭的流萤、诡谲的狸

鼠、凄清的孤灯、哽咽的柳声……演绎着一个用恐怖的外衣包裹的“革命加爱情”的故事。渐渐地,我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演员富于层次的表演所征服。特别是在由金山饰演的宋丹萍解开纱布露出被毁面容时,把一种阴郁、悲怆、冷峻、诡秘的氛围推向高潮,场子里有人哭叫、有人逃离。我偷偷望了一下“硬脚头”,由于全场漆黑,哪里看得出他的动静。虽然正是三伏暑天,我却通体冰凉,战栗不已。诡异的是,我没有乱了方寸,反而很享受这种恐怖凄楚的美,丝毫舍不得离开……

散场后,夜色已深,我发现“硬脚头”在路口等我。还没容我发问,“硬脚头”就先说:阿潘,我输了。望着“硬脚头”那忠厚诚实的脸,我赶紧转移了话题。回到弄堂里,小伙伴们还在乘风凉,问起输赢之事,我只是搪塞了一句:他没输,我没赢。几天后,“硬脚头”用省下的点心钱买了一张电影票送给我……

多年后,我到福建服兵役。进连队不久,第一次被安排深夜在离营房百来米的哨位上站岗。旁边有座坟莹,我倒并不在意。忽然附近有动静,原来是排长担心我这“新兵蛋子”会担惊受怕,特地前来为我壮胆。他见我毫不胆怯,就夸奖了几句。我则暗暗自鸣得意:本人有过多次“练胆”的经历,寒夜孤坟,其奈我何? 嗤!

父亲就一声未吭一头栽倒在我的怀里。我的父亲母亲感情是很好的。爸爸不多话,但不怒自威,是家里拿大主意的。可以说,妈妈挺崇拜他的。父亲这一走,母亲并未嚎啕大哭,她是默默地苦在疼在心里啊。回到家里,唯记得她对着父亲遗像喃喃说了一句:“老童,你就这样走了。”……

是啊,我的老母亲可算命大,这回逃过了一劫(我向关注、呵护帮助我母亲的所有朋友,深深地鞠躬,谢谢了,你们的救命之恩);与此同时,我不得由衷衷心希望天下做父母的,都能健康、长寿。从某种角度说,我亦是你们的孩子,因为没有你们的关照和悉心栽培,就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心里明明白白,不是吗?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请大家相信我。



七夕会

炎炎夏日里的一天,晚饭后,邻居家种植的昙花开了。得到信息,我即带着相机,与老伴一起,快步赶到邻居家。

一棵高约1.8米的盆栽植株,临时置放在邻居家大厅正中,海带状的绿叶间,十来朵昙花正在展露芳容:酷似深红色宫灯的花苞,微微颤动,渐渐开裂;片片雪白的花瓣,从花苞中轻轻地探出身;圆形的花口,慢慢地扩展、增大。当花瓣全部展开时,花口直径约有10厘米,大小似普通茶杯杯口。花型若经精雕细刻而成,玲珑剔透,秀丽典雅;花开之状,颤微微,飘飘然。众花散发阵阵清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十来朵绚丽之花齐齐开,恍若十来个白衣仙女相约一起下凡,个个神态悠闲,清雅高华。

邻居告知,他家种植的这株昙花,一至两年开一次花。每次开花时间必在夜间。主人打趣:“月下美人难得降临呢!”大伙尽情观赏,啧啧赞叹,我则不断调换角度,拍摄留影……

不足3小时,十来朵盛开之花的桂冠,像应着“号令”,突然间齐刷刷步调一致地变换了动作——众花以相同的节奏和速度,渐渐闭合;转眼间,又齐刷刷一起变成倒吊状的、满身皱折的须状小灯笼。此生灵的变幻境况,竟然如此神奇!大家惊叹不已,在依依不舍中,不约而同脱口而出:“这就叫昙花一现啊!”

昙花是所有花卉中生命最短暂之花,短得只有一瞬间。但那一瞬间光彩夺目,清香四溢,灿烂无比;凋零后,又不留一丝曾经绽放痕迹。这“刹那之美”,却象征着永恒!

刹那之美

张彭鑫

摄影

